

45.3
068

剿匪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

0235部队政治部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60年

校對

前 記

“剿匪記”經過一年來的努力，現在終算和讀者見面了。

這本集子里所收集的九篇文章，都是反映我軍在參加廣西剿匪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新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其中有盤腸血戰的張貴田，有獨胆英雄黃新良等英雄模範人物。我們之所以編寫它，是為了讓今天活着的人們以及後一代，永遠記住那艱苦鬥爭的一頁，學習英雄們為祖國、為黨、為人民解放事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視死如歸的偉大風格，為更好地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大的鼓足干劲，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獻出畢生精力！

同時，我們還希望能將這本小冊子，獻給曾和我們一道併肩作戰、為解放廣西人民而犧牲的戰友們，他們的業迹與日月同輝，永垂不朽！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曾得到廣西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的幫助和指導，在此，謹表示衷心地感激！

另外，向在百忙中為本書插圖的戰士歌劇團李琨同志、南方日報社劉志剛同志等，致以深深地謝意。

由於作者水平很低，文學素養很差，缺點在所不免，希望讀者們多多提出批評！

編 者

1959年11月25日

于縣貴營區

目 录

前 記

覃大嫂·····	欧阳麒 (1)
当笛声响起的时候·····	阳 虹 (14)
烏指山上十昼夜·····	欧阳麒 (23)
张贵田·····	王爵高 (33)
“二百八十八个”·····	左 仔 (49)
密林深处·····	欧阳麒 (60)
林泽源单枪进莽山·····	梁 成 (85)
二孀擒匪記·····	阳 虹 (96)
“小山鷹”·····	沙 野 (108)

覃大嫂

欧阳麒

是激动，是兴奋，是对曾經洒过鮮血的土地的眷恋，我怀着多种复杂微妙的感情，坐上了从鹿寨开往鷹山的早車，奔向九年前我曾經战斗过的土地——狼牙峯。

又是一年芳草綠，春姑娘駕着东风早早地到了这个地区，我倚着車窗，傾神地注視眼前閃过的景物。公路上，人流不断，尘土飞揚，有吱吱呀呀的独輪車，有双輪的板車，有許許多多我不曾見識过的車，載着肥料，載着歌声，載着欢乐，象一条洶涌的激流，向前急进。

“这一切变化得多快啊！”我沉醉了，迷惑了，我并不是这块土地的陌生客人，可是眼前的一切，怎么也无法把我記憶中九年前的画面联到一起……。九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早春季节，那是国民党残留的土匪特务，統治这块土地的年代，空气似乎被硝烟火药味凝結了，残破冒烟的茅舍，断壁頽垣。杂草丛生的山道上，烏鴉啄着路边的尸体……滿目荒凉冷落，人在流血，土地在哭泣……。就在这个时候，部队奉了毛主席彻底肃清广西残匪的命令，来到了狼牙峯——广西土匪的最后老窠之一，和当地群众一道，用艰苦、頑强、英勇、机智，甚至鮮血和生命，肃清了残匪，拯救了这块土地。

我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眼眶有些潮湿了。

“同志，怎么啦！是昏車嗎？”邻座的那位大嫂，显然被我这种不正常的情绪弄糊涂了，关怀地问我。

“沒……没什么！”我支吾着，赶忙掏出手巾擦了擦浮在眼帘上的泪花。

“第一次坐車走这条路，是不太舒服，不过习惯就好了，要是和九年前那条又窄又小、一步三个炮弹坑的山道比起来，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大嫂象是在安慰我，又象是为自己家乡这条公路在辩护。

“九年前……”我心里一热，一个亲切的感情抓住了我，难道这位大嫂，也走过九年前这条艰难的小路？……我不由得朝她多打量了几眼，这大嫂看上去約摸四十来岁，一套蓝士林布衣服穿得很整洁，綠底白格的头巾包着半边脸，胸前别着枚出入証，显然是位地方干部。她那不大被人注意，端正、朴实、厚厚的沒有多大表情的脸庞，我是那样熟悉，难道真是她？出奇的是，大嫂也直朝我打量。

“过鷹岭啦，瞧，多高多陡！”

“啊！真危险，簡直象个笔架，掉下去准死沒活！”旅客們三三两两在欣赏、在惊叹。

“鷹岭！”这个地名在我记忆中刻得多么深啊！1950年，就在这个岭上，我几乎丢掉了生命，一件沉痛的往事，多少年来在我心头冲激，特别是这位大嫂的脸型，更把我帶向一个遥远的回忆里……。

那是九年前的初春，残酷的土匪为了抵制我軍大举进

剿，实行了恶毒的“空室清野”，房屋一把火烧成了灰燼，粮食搶个精光，男人被逼到山里当土匪，女人遭受蹂躪……到处是火，到处是血，就連母亲怀里抱的嬰兒，也沒逃脫匪徒們的屠刀。

就在这个时候，我們部队追击一股残匪，来到了狼牙峯边陲——鷹山。

我永远記得这样一个晚上，那是春雷怒吼、閃电象一柄长剑划破长空的深夜。我們班在一个石洞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乱蓬蓬的长发，散披在两肩，瘦小的身子，裹在一条条破布片里，蒼白的脸上，沒有絲毫血色，深陷的眼眶里，一对大而突出的眼珠，狠狠地盯住我們，射出冷冷的、残忍的、仇恨的光。右手紧握住一柄雪亮的牛耳尖刀。

“把刀子放下！”

她似乎沒听見班长的吼叫，无表情的后退了一步，把手中的刀握得更紧。“把刀子放下来，举起手！”班长的声調更严厉了。

这女人痴痴地站在那儿，沒有回答。

班长朝我們使了个眼色，我会意的点了点头。趁这女人狠狠地盯住班长的刹那，我猛的扑了过去，想夺掉她手中的武器，却不料这女人異常机警，一闪身避开了我的猛扑，随手举起那柄牛耳刀，朝我胸前直刺过来。說时迟，那时快，班长一个餓虎扑羊，把那女人按倒在地，我才躲过了这一刀。

那女人在地下乱踢乱咬，費了好大劲，才把她綁了起来。

我随着班长，順着石洞往里搜，在拐角的地方，迎面扑来一股令人发呕的腥臭味，班长按亮了电筒，意外的发现地下横

躺着两具匪徒尸体，其中那个矮胖矮胖，佩着伪少将军阶的尸体，却赫然是我們費尽苦心、急欲捕获的匪首——桂南反共救国軍少将縱队司令何民元，外号何大麻子。奇怪，这家伙怎么会死在这儿呢？和这个奇怪的女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和班长不約而同地望了望眼前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見她狠狠地瞪着尸体，两只眼象要冒出火来，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似乎仍有余恨未消。

“他是你什么人？”班长指着何大麻子尸体問。

她毫无神色，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沒有回答。

“是你杀死的嗎？”我試探的問。

仍旧沒有回答。停了半晌，这女人突然仰头发出一陣令人毛发倒豎的狂笑：“是我杀死的！我恨我杀得太少，我恨我没有枪，我恨我是个女人，沒有把你們这群該死的土匪斬尽杀絕！”

“我們不是土匪，是解放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剿灭土匪的解放軍！”現在这个謎算是揭开了。

女人不信任地冷笑了一声。

“你看！”班长用手电筒照着軍帽上的紅五星——“八一”軍徽說。

“你們……你們真是打土匪的？”女人有些猶豫了，半信半疑地問。

“是的，我們是打土匪的，和当年韦拔哥一样，打地主、打恶霸、打土匪、打国民党。我們是穷人的队伍！”

“穷人的队伍……打土匪，打国民党……，和韦拔哥一样……”她喃喃地自語着，痴痴地目不轉睛地瞧着班长，又瞧

着我，泪水止不住往下流，两腮急剧地抽搐，嘴唇蠕动着……猛的一头扑在班长怀里：“救救我啊，我好命苦……”

她姓覃，五年前，丈夫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扔下她和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旧社会没有穷人活的命，五年来，她带着孩子守着这间破茅房，一扎野草，一把谷壳的熬了过来，受尽了地主老爷们的侮辱和调戏。她恨，但她不敢反抗，她只怨自己的命苦，终日眼泪伴着野草往肚里吞。她唯一的希望，儿子赶快长大成人。

就在解放的炮声震醒狼牙鼻的前夕，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个什么“何司令”，带着百十个匪徒，和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散兵游勇勾结在一起，成天抢粮、烧房，逼得男人上山，逼得女人上吊，……。覃大嫂也没逃脱这个厄运，被逼着去给“何司令”洗衣烧饭。

她从“何司令”的随从口中，知道了自己的丈夫过去正是在“何司令”手下当勤务兵。一次这位“何司令”请几个大官吃饭，她丈夫因为没见过大场面，在上菜的当儿，双手抖抖索索，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把一盘热气腾腾的海参，泼在地下，有几点油星子偏巧溅在“何司令”笔挺的西服上，当时何司令的麻脸气得通红，拔出“勃朗林”手枪，对准她丈夫一连三枪，可怜他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白花花的脑浆就和泼在地上的海参流在一起。

覃大嫂听完了随从们的叙述，当场就昏倒了，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没流下半滴眼泪，五年多来，不要说眼泪，就是血都流干了！不过，从那以后，她变了，那对美丽的大眼里，射出来的不再是温顺、母性的光，而是冷冷的、仇恨

的光。

祸不单行，偏在这个时候，她唯一的命根子——七岁多的阿铃，和“何司令”的二少爷抢玩一个皮球，被二少爷推到悬崖下摔死了。

这最后的一个沉重打击，撕碎了她的心，她几次怀里揣着把牛耳刀，要找何大麻子拼命，可总也没碰着机会。

也是合当有事，那个罪恶贯盈、好色如命的“何司令”，在饱暖之余，竟打上了覃大嫂的主意，只是碍着家里人多眼杂，加之后堂内那个母老虎管得甚紧，没法下手。

一天上午，这位麻司令，穿戴得整整齐齐，佩上了少将军阶，带着覃大嫂和十个护兵，声言到司令部开什么“高干”会议。骑着大马，直奔鹰山而去。

快到黄昏的时候，才接近鹰山，正在这个时候，四周突然响起一阵炒豆似的枪声，紧接着嘹亮的军号声和“冲啊！缴枪不杀，解放军宽大俘虏！”“活捉何大麻子，给广西人民报仇！”叫喊声，冲破云天，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那几个草包护兵，一听见枪声，那还顾得上“司令”？夹着尾巴早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何大麻子的一个心腹护兵，从地上挟起软瘫的“司令”，钻进了荆棘丛中。

覃大嫂那里肯放过这大好机会，她摸了摸揣在怀里的那把牛耳刀，跟在何大麻子身后，翻过了几座石山，钻进了一个大石洞。

直到深夜，外面的炮声和喊声都消失了。何大麻子的魂魄才算定下来。这时，他似乎又重新意识到自己儼然是“少将司令”。于是挺了挺磨盘似的大肚皮。嘴里咒骂着一些骯

髒下流的話，又命令那個心腹護兵，到洞外去探探風聲，順便捎些吃的來。

這時，石洞里就只剩下何大麻子和覃大嫂兩人了。下弦月從洞口斜射進來，白白的，慘慘的。覃大嫂望着這個雙手沾滿自己丈夫和孩子鮮血的殺人魔王，兩眼都快要冒出火來，一股隱藏在心底的強烈的復仇怒火，燒得她渾身發顫。她沒有絲毫恐懼的感覺，悄悄地從褲腰帶上，取出那把牛耳尖刀。緊緊地握在手中。

何大麻子這時也用那邪惡的眼神，緊緊地瞪住覃大嫂，慾火在這丑惡的靈魂中燃燒，他一步一步邁着短短的羅圈腿，朝覃大嫂逼了過來。正當他伸開兩只手，象只餓狼似的朝覃大嫂撲過來的時候，只見覃大嫂右手一揚，寒月映着刀光，刺進了何大麻子的右胸。一聲怪叫，何大麻子仰天倒在地下，緊跟着覃大嫂一個猛撲，死死按住這個受傷的扭動的軀體，一刀……兩刀……直到覃大嫂的胳膊感到酸痛為止。

突然，洞外響起一陣腳步聲，驚醒了覃大嫂，她本能地站了起來。

走進洞來的，正是何大麻子的心腹護兵，當他瞧見何大麻子的屍體，和覃大嫂手中閃閃發光的尖刀時，他怔住了。

“冤有頭，債有主，何大麻子殺死了我的丈夫和孩子，我要了他的命！”覃大嫂挺直地站在慘淡的月光下，象一尊石象，她冷冷地對護兵說。

“好啊！你這該死的女人，一定是共產黨，胆敢暗殺司令，老子宰了你，給司令報仇！”那護兵兩眼閃着兇光，從腰帶上拔出匣槍，對準覃大嫂，剛打開槍頭，狡猾的家

伙又突然把枪放下了，因为他知道，四面被解放軍包圍着，只要枪声一响便会暴露自己，便有当俘虏的可能。只見这家伙，嘿嘿地冷笑了两声，狠狠地罵着：“老子讓你死个痛快！”便猛的朝覃大嫂扑了过来。覃大嫂躲閃不及，被按倒在地上，在洞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覃大嫂的衣服，被撕成了碎布条，脸上、身上到处流着鮮血，那残忍的匪徒，双手紧紧卡住覃大嫂的脖子……眼看到生死关头的时候，覃大嫂的手突然摸到了那把牛耳刀，她用尽平生气力，一刀扎进了这个匪徒的心脏。

.....

这时，潮湿漆黑的石洞內，透进来东方第一縷曙光，天色微明了。班长脫下雨衣，給覃大嫂披上，搀着她，回到了村里。

以后，我們又进行了許多調查和了解，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証明了覃大嫂的血泪史。从那以后，覃大嫂就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了。

白天，她帶着我們搜山、摸洞，黑夜，跟隨我們埋伏抓匪。由于她对地形的特別熟悉，給我們完成任务有极大的帮助。

在斗争中，在和我們不断的接触中，她逐渐地从單純的个人复仇的狭小思想領域中解脫出来。她懂得了穷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是因为旧社会的那些吃人制度所造成的，地主、恶霸、土匪，都是国民党的爪牙，他們的錢和田，都是从穷人身上压榨剝削的。穷人要翻身，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打垮国民党，彻底消灭土匪，才会有

好日子过……。她有了更大、更深的阶级仇恨。

覃大嫂变了，象春天回来了似的，笑容又从新回到了她的脸上。她到处宣传党和政府的法令，剿匪政策；她发动群众参加剿匪，她为我们救护伤员……，她不再是我們第一次在石洞內见到的那个冷冷的、奇怪的女人了。

她对我們班，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左邻右舍送给她一点好吃的，她自己舍不得吃，留下来送给我们。不管我們回来得多晚，她总是坐在灶前，烧着一锅热水给我们烫脚。我們身上的髒衣、破袜子，都是她洗干净、缝补好……。有一次，我們班的战士刘小明，被毒蛇咬了一口，伤口肿得又红又大，覃大嫂知道了，整夜坐臥不安。第二天，不知听了那个迷信老太婆的话：“毒蛇咬了，只有人肉才能治好，不然就等死。”覃大嫂听了之后，毫不考虑，关着房门，拿起那把曾经杀死过两个匪徒的牛耳尖刀，咬着牙关，从左腕上割了一块肉……。这事被我們知道，全班感动得都流下泪。

就在这一天下午，我們班接到連里的命令，要我們班組成飞行小組，捉拿大匪首林志雄。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患了伤寒，烧得人事不知，班长和覃大嫂商量了一下，把我暂时寄在她家，第二天再派人送到卫生所去。

深夜，全班出发了。

覃大嫂紅肿着两只眼睛，坐在床前，一会儿喂开水，一会儿喂药……就象亲娘照顾自己孩子似的。

快到半夜的时候，朦朧中突然听见两声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村头一片火光，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夹杂着土匪残暴的吆喝声……。

“是土匪！”我本能地拔出枪，猛的推开被窝从床上跳了下来，可是虚弱的身体，都无法支持全身的重量，我摔倒在地上。

“抓住那姓覃的狗女人！”

“抓住他！共产党八路军！”

“抓活的！”“抓活的！”

醜恶无耻的喊声，从村头传了出来，从屋后密林中传了出来。

覃大嫂握着那把牛耳刀，恨得咬牙跺脚，可是当她的眼神接触到我这个病号时，她顿时呆住了。

“覃大嫂，你先躲一躲，讓我和这群狗杂种拼了！”

覃大嫂望着我没說話，似乎在清理自己的思绪，半晌，才断然地说：“小吳，你要听我的话，班长把你交给我啦，我要对革命负责！”她象指揮員下定什么决心似的，把牛耳刀往腰里一插，不由分说，揹着我从后门荆棘丛中钻了出去。

“站住！他媽的什么人？老子开枪了！”

我們被土匪发现了，“嘶，嘶”的子弹声，从头上划过，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追了过来……

“放下我，放下我，讓我和他們拼了”我狂怒地叫着。

覃大嫂根本没理会我的叫喊，跑的更快。突然她停住了。慌乱中没择方向，竟跑上一条絕路，横在前面的是一道五十公尺高的笔陡悬崖。

我回头望了望身后，两个匪徒狠狠地追了上来，距离越来越近，……我端起枪……

“留下子弹，不要打草惊蛇！”覃大嫂厉声地命令着。把我掙到一个石洞内，刚想坐下，突然象想起什么似的，稍一迟疑，朝我狠狠的瞪了一眼，啥也没说，毅然地朝悬崖边走过去。这是她用的調虎离山計，想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引到她身上，使我获得安全。

果然两个敌人中了她的計，一步一步朝她逼攏来。

覃大嫂不慌不忙，等到敌人只离她几步远的时候，她猛的一縱，一刀刺死前面那个匪徒。

第二个匪徒，还来不及弄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覃大嫂猛的一头朝他怀里撞了过去，那家伙躲閃不及，一声惨叫，墜到几十丈高的悬崖下面去了。覃大嫂因为用力过猛，立足不稳，也随着落下悬崖。

我忍住全身剧痛，爬到了悬崖边上，下面是一片黑寂，似乎没有底，我又昏倒在悬崖边上……。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浓郁的酒精、紅汞气味，代替了战场上的硝烟火药味。我已经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了。

我詢問过許多同志，他們告訴我，那天当晚土匪就全部被我們歼灭了，并且當場捉住了匪首林志雄。可是关于覃大嫂，却没有絲毫綫索。

最后我們班繞道到悬崖下边寻找，奇怪的是除了发现一具被摔成肉酱的土匪尸体外，覃大嫂却无影无踪。

尽管同志們安慰我，可是我心里明白，从那样高的悬崖上摔下去，不要說人，就是个鉄球，也会摔成鉄餅，覃大嫂是凶多吉少了，我的心一陣陣紧縮……。

.....

“覃書記，又過鷹嶺啦，那個戰士你還沒找到？”同車中不知那位乘客詢問的話音，把我從記憶深海中拔了出來。

當我順着話音轉過頭來的時候，我惊呆了，難道天下真有這樣蹊巧的事情？難道這是小說里描寫的偶合的情節？這是夢？坐在我身邊被人稱作覃書記的大嫂，她正解下頭巾，擦着浮在眼睫毛上的灰塵，……現在我完全看清楚了她的臉型，是她，不會錯！……九年啦，整整九年啦，那飽經風霜的臉上，多添了幾條歲月遺留的皺紋。臉色紅紅的，似乎比過去還年輕了些，……我激動得心都快跳出口腔了，決定冒一次險，我顫抖着聲音，重復着九年前的叫聲：“覃大嫂！”

“誰？”她很快地回過頭來，緊瞪着我。

是她啊，我多么熟悉的眼睛，是她啊，她的確沒有死，現在似乎也認出我來了。

“你……你……你是小……小吳？！”

我哽咽着說不出話來，點了點頭。

兩個人四個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緊緊地瞪着，似乎誰也不相信，這眼前的一切是現實……。

半晌，我才說出一句蠢話：

“你，你沒有死？”

“沒有死，我好好地活着！”她象是從一場夢里清醒過來，用手巾起勁地擦着眼睛，激動地說：“我摔下去的時候，被一株大樹卡住了，是那株大樹救了我。第二天，被我們部隊的救護組把我救了回去……。你……你也……。”

我懂得她那句話的意思：“是的！我也好好地活着。”

于是，我把前前后后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覃書記，下車啦！”不知不觉中，汽車停在一个小站上。

“怎么？你在这儿下車？”我万分不捨地問。

“嘿！我在这儿鋼鐵厂，担任党委書記，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来看我！”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愉快地指着鷹岭下边那一排排象森林般聳立的烟囱說：“瞧：九年前我們在这儿战斗过，現在我仍旧在这儿战斗；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会永远地为党的事业，为着实现我們伟大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战斗下去！”

我深深地点了点头，望着她那矫健的、走远了的背影，心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热和力在滾动。我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刹时变得更雄伟，更可爱了；石山、石洞、大榕树、不平坦的公路……。一个强烈的自信抓住了我，这儿的一切将会变得更快、更好、更美，因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有着这些英雄的人，在永远不疲倦、无休止的战斗！

我向曾經洒过鮮血的土地，和并肩战斗过的伙伴，深深地祝福！

汽車又沿着蜿蜒的公路，风馳电掣地向前急进。

1959年3月8日初稿

3月24日改稿

当笛声响起的时候

阳 虹

太阳下山了，余晖映着战士们红润润的笑脸，象三月盛开的桃花，他们在尽情地唱呀，跳呀，用欢乐来消除一天紧张训练后的疲劳。

操场后面，传来阵阵笛声，撩人的旋律在营区婉转迴荡。我顺着声浪走去，拐过墙角，发现连长一个人坐在石凳上，低头沉思；我连喊两声他都没有听到，走过去拍拍他肩膀，他猛回过头来，只见他刚毅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愁云，望着我，强笑了笑问道：

“有事吗，老王？”

我被这情景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平白无故的。”心里极力思索着，忘记了回话。

“笛子吹的真好呀！”还是他自己先开口了。“可是一听到这声音，我就想起了九年前为我的安全而献出生命的战友卢全同志，心情沉重起来。”接着连长给我讲了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

1950年，部队在昭平剿匪的时候，我在这个连当班长，卢全同志在连里当卫生员。那时候他才十八岁，全连数他年